校園裏的陌生人

文・楊載
圖・克克

△從零歲說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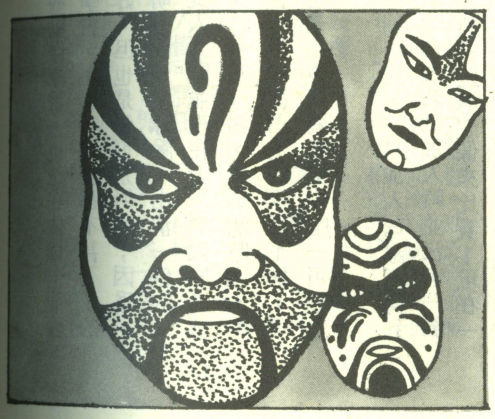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群生命誕生在北醫大門旁的一棟白色建築物裏，北醫是他們人生旅程的第一站。另外，也有一群人成列躺在北醫後門的一座灰色二層樓房裏，北醫是他們人生旅程的最後一站。

從校園的前門到後門，從出生到死亡，從不能表達感覺到不能感覺，從新鮮人到畢業生，這偌大的校園裏，你究竟還有多少陌生人？

有個在校園裏渡過了六個寒暑與春秋的老人，突然在畢業離校的前夕，反問起自己，於是陷入極深的沈思與回憶之中。

△從十五歲到十八歲

建中國術社的社員，總是身着白衫黑褲，在實驗大樓前面的草地上演練，有時是全體一個方向地揮拳，有時是單人跳躍四面八方地出掌踢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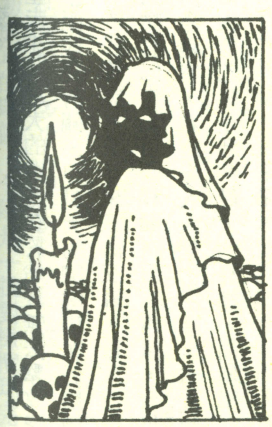


△七十歲以後

七十歲以後，他已經很少再走進北醫校園了；孤獨的老人依舊在黃昏中，回到自己的書房裏，點起一盞燈，閱讀最新的journal……。他心中永遠積鬱一股悲憤，一個美好的校景，不知怎麼斷送掉的。如今昔日的產業，已不再歸他名下，校園裏盡是陌生人！

△二十四自述

一晃眼，我已經在這個校園裏渡過六個年頭了。六年級的我，沒有喜



△從零歲到三歲

假日的午後，百米道旁的草地上，校門附近的銅像下，有一群三歲不到的小孩，有的是被抱著、被背著，有的是被肩扛著或手牽著，有的是坐在娃娃車或菜籃車裏，跟著他們的家人來到北醫。

△從三歲到六歲

春日的陽光下，有一群來自附近曙英或宣恩幼稚園的小朋友，在足球場的綠地上，唱遊、做遊戲、抓蝴蝶或捉迷藏，他們與春風相互追逐。

△從六歲到十二歲

週末下午及假日，附近吳興或三興國小的幼童，來到校園的操場上，打棒球或擲飛盤。

△從十二歲到十五歲

不論晴雨或夜晚，松山國中的男子或女子足球隊都可能來到校園的足球場上操練，他們把書包與衣物放置在杜鵑花叢之間，帶著足球，一回又一回地往來奔馳。

△從三十歲到五十歲

清晨六點多的川堂，聚集了一群婦人，她們隨著音樂起舞，休息的時候，互相談點家務事。據說還有位婦人幫她的房客到二一〇四放筆記本佔位子！

△從五十歲到七十歲

清晨六點多，有一群老人提著鳥籠來到校園。有人搖晃著鳥籠，口中吹著口哨，有人把鳥籠掛在樹上，做起健身體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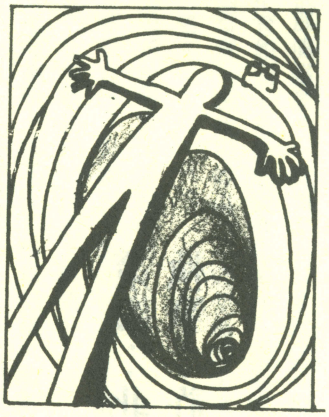
怒，沒有哀樂，不抽煙也不喝酒，就像我小學時候一樣。

看慣了春花秋月，已習慣在衆人群情最激昂的時候漠然走過。大三那年修過大體解剖之後，不再吃動物的內臟，也毅然離開了孕育我二年的詩社，從此不再風花雪月。

從零歲到一百歲冥誕，我不知道誰才是屬於這塊土地。六年來的校景，依舊是六年前的校景，我置身此間，仿若新生。只是不對將來抱任何理想與奢望，不管遷校還是董事會有了新消息，都不能令我動容。

不等待什麼，也不嚮往什麼。他們唱隨他們說。

沒有敬仰的人物，也沒有楷模的對象，人變得只相信自己。但是每個人卻都對自己的角色陌生，每個人都懷疑自己拿到的劇本，又忘了自己的台詞……。

如果不註册，我可以整年不入校園。

究竟誰是校園裏的陌生人？